

结婚十年

许波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

结婚 第一季

许波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影视同期声·小说系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结婚十年/许波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3. 9

ISBN 7 - 5399 - 1978 - 7

I . 结... II . 许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8866 号

- 书 名 结婚十年
作 者 许 波
责任编辑 朱建华
责任校对 杨 梅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2
字 数 29 万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978 - 7/I · 1864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结婚十年 剧照



结婚十年 剧照



结婚十年 剧照



结婚十年 剧照





作者小传

许波,女,1962年秋生于长江三峡,1985年出夔门顺江漂流至上海,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。1989年毕业,分至天津儿童艺术剧院任导演,其间主要作品有《夫妻夜话》、《淘气包的奇遇》。后调京,导演的电视剧《有这样一个支部书记》曾获第20届飞天奖一等奖。还主演过电视剧《女人在家》、《警察世家》、《平平凡凡的故事》等等。后以写字为生至今……



意犹未尽(自序)

坦率地说,原本我是不准备把《结婚十年》做成书出版的。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为电视剧构思的,要把它改成“小说”很有些麻烦,而且再从头走过一个“结婚十年”,也早已没了心气和勇气。每每逛书店时,看到到处摆着五花八门的由电视剧本改编而成的“长篇小说”,也绕道而行。那些既不是小说也不再是剧本的东西,总是令你觉得哪儿有点错位;也曾接受过别人赠送的此类读物,那以后,惟恐再见人家,惟恐再见时人家问你看没看那书……因为对于文学,我从来都怀抱着崇敬之情。

电视剧《结婚十年》陆续播出后,各地收视率都颇高,反映也相当不错,不少台还接到重播的要求。某刊有文说得透彻,“由该剧引起的争论和关注,与每个人的记忆有关,却与电视剧无关。”“在自家的客厅里,看客们被击中般变得脆弱,只因为阅读中不经意拾起了自己生命的记忆。”对此,我也颇有感触,往往有看过此剧的人跟你聊到它时,总会滔滔不绝地从戏里说到戏外,有人竟然还说,你再接着写吧,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。……一天,一位朋友打来电话,问我有没有剧本,我说有,电脑里有保存

的备份。他很失望,说他想看印在纸上的那种剧本。我好奇怪,片子都看过了,还看那个干嘛?他说就是还想看看,总觉得在纸上可以玩味的地方更多……还有朋友想看剧本与屏幕上的故事有什么差异,说,“听说是挺好玩的,可现在我看了觉得好沉重,都不敢结婚了。”……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时,主持人的结束语是,“好了,我们越说越远,有点收不住了,好像在开一个有关情感与婚姻问题的研讨会或是心理咨询会,幸亏编剧只写了十年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”……

或许,正是这些来自观众和朋友的反馈使我一改初衷,弄出了这本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,或者说既是小说又是剧本的书,让那些没看过或看了片子还意犹未尽的朋友们,在地铁站等车时,在浮躁的都市暂时安静下来而你依然不能入睡的深夜,在茶余饭后甚至在卫生间……看看这本《结婚十年》,也许你会发现,它其实是很“好玩”的。

“好玩”是我的态度。

毕竟,它只是成长与韩梦的十年;

毕竟,它只是结婚十年,不是二十年,更不是一百年……

许 波

2003年8月于北京方庄

目

录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年：结婚了！ |
| 51 | 第二年：有孩儿了！ |
| 89 | 第三年：妈来了！ |
| 129 | 第四年：下海了！ |
| 167 | 第五年：出事了！ |
| 205 | 第六年：有点钱了！ |
| 241 | 第七年：外面有人了！ |
| 279 | 第八年：分居了！ |
| 311 | 第九年：破产了！ |
| 345 | 第十年：离婚了！ |



第一年：结婚了！

成长 and 韩梦在同一所学校上学，成长在电视系学摄像，韩梦是无线电系的，但谁也不认识谁，直到成长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。

那年头，学生们都穷，没有谁觉得自己的钱是够花的，成长更不例外，他除了吃饭、买书，还好请好哥们喝瓶啤酒，还要拍作业，所以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自己成了全班经济最紧张的人。而成长又是不愿改变自己的，每月找父母多要点生活费更是他不能接受的。于是，他开始卖书，把那些看过的旧书打折买给低年级的同学。后来，发展到卖牙膏、面包、汽水、酸奶，反正什么好卖就卖什么，说的好听点儿，同学们缺什么他就卖什么……那黄昏时分，蹲在女生院与男生院中间的林阴道上大声吆喝着卖东西的成长，便成了他们学院那几年的一道标志性的风景。碰上外

来的人问路，人们总说，一直走一直走，看见一个撂地摊卖酸奶的男生再往左拐……若是哪一天少了他的身影，人们会觉得少了点什么，韩梦便是那其中的一个。

一天，成长正点着卖酸奶挣来的一叠皱巴巴的票子：“还是女生花钱爽！帮我想想，那些女生还喜欢什么？最好是非买不可的？”同班同学贾平一脸坏样儿：“非买不可的当然有，你敢卖吗？”成长一听，急不可耐地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？快说说。”贾平眼眨地笑了起来，成长急了：“笑什么笑？就没我不敢的！快说呀！”贾平这才忍住笑，凑在成长耳边嘀咕了一句。

“嘿！这有什么不敢的？！”成长叫了起来。

贾平以为自己耳背：“我×，不会吧？那可是……”

“不就是卫生巾吗？弱智！”成长拍了一下自己脑门，“我怎么就想不到呢……走，进货去。”

贾平真有些叹为观止：“我×！”

“你能不能改改，一口一个我呀我的……”正说着，成长想起什么，“哎，老班长呢？也叫上他，咱一次多进几箱……瞪什么眼睛呀，我又不让你们白干！”

贾平不瞪眼了：“谁知道在哪儿？他这几天有点鬼鬼祟祟的。”

老班长是他们班的班长，叫李志雄，与成长、贾平号称是电视系的“桃园三结义”。成长和贾平在宿舍校园大呼小叫地找了一圈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教学楼的机房。两人偃旗息鼓“悄悄地进庄”，好看看那老班长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可刚进屋，贾平指着屏幕就惊呼乱叫起来：“韩梦！韩梦！我×，老班长，怪不得你神神秘秘的。”

成长左看右看，那监视器的屏幕上也只有一双青色布鞋走来走去：“什么呀？哪儿呀？”

“韩梦呀，无线电系的。”贾平拨开老班长的手，把编辑机的

搜索钮恶狠狠地旋向快进，屏幕上一阵眼花缭乱后，出现了一个女生，“你不会说你没见过吧？韩梦！跟咱们一届，学院的暗花。”

成长一头雾水：“暗花？”

贾平急赤白脸地：“咱们学校有几朵校花对吧，她呢，也是，但是暗花，一朵暗暗开放的花。”

成长：“好像有点儿印象，有时候戴个眼镜？老来买牙膏，牙齿倒是挺白的，可我没觉着她好看呀。”

贾平：“你仔细看过？……我×，我看你是光顾着点钱了……哦，老班长，你是不是也爱上她了？”

老班长不答话，继续忙碌着。

屏幕上，那双青布鞋款款走去，渐渐露出白线袜上修长圆润的小腿和印着小白花的藏蓝色扎染布裙，接着是素白的小上衣和荡来荡去的独辫，以及手中拎着的红红的塑料壳热水瓶……

“嘿！你别说还真有点意思，水墨画似的，我怎么就没发现……老班长，你这是抓拍的吧……别，别剪，就这样……干脆做成升格，对，干脆处理成黑白画面，全部黑白，就是热水瓶的红色留着，而且越红越好……”成长眉飞色舞地越说越激动。

老班长：“咱们这破机器根本做不了那些。”

“老班长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是不是啊？”贾平还穷追不舍的。

老班长不露声色：“没有的事。只是她正好合适我的创意。”

见贾平猴急样子，成长笑了：“别拿老班长说事，是你自己喜欢她吧？哎，追了吗？”

贾平立即泄了气：“人家不理。”

成长：“是吗？你怎么追的？写信还是写诗？贾平同志，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了，你那套十八世纪的玩意儿根本不行！”





怎么才行？成长的方式是“生磕”，直截了当，直奔主题，据说他这一招从来没失过手。当然，只是据说，因为他迄今为止也没有女朋友。所以贾平不服，所以，成长追韩梦的行动格外引人注目。

第一次，在教学大楼的台阶上，他笑着拦住韩梦：“你好，咱俩出去走走？”韩梦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了。第二次在女生宿舍门口，他又如法炮制，那次韩梦倒是看了他一眼，只是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。第三次，图书馆里的花园小径，月夜，韩梦笑了，轻言细语地：“对不起，我根本不可能跟你这样随便的人出去走走的。”然后，便没了下文。

成长的失败经历成了校园夜话的笑谈，而且经久不衰，谁见了他都憋不住要来一句：“你好！咱俩出去走走？”贾平更是幸灾乐祸：“事不过三，没戏了。”当时，成长正为积压的卫生巾发愁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什么事不过三，等着瞧好了。”

成长把卖东西的纸箱扛到食堂门口了，没想到的是，不但那卫生巾无人问津，连平常喝惯了酸奶的女生们也绕道而行了……竖在一旁的贾平实在是挨不过肚子饿，劝道：“走吧，饭还是要吃的。”成长一口气还未叹完，蓦地感到耳朵根子清静下来，乱哄哄的食堂里骤然间静如死水，接着，一个清亮女声漾起波澜：“谁拿我的热水瓶了？！”

寻声望去，人群中间，韩梦那白皙的脸因为激动涨得通红：“谁拿我的热水瓶了？！”成长眼睛一亮，扔下贾平和那一箱酸奶卫生巾，径直朝里挤去了……

所以，准确的说，成长与韩梦的故事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。

那年代，学生用的热水瓶都是一个式样，塑料壳，四块钱一个，只有红绿两种颜色。每到吃饭时间，食堂里不仅仅满眼的人，还满眼的红和绿。相互拿错的事天天发生，浑水摸鱼的事也层出不穷。那天，韩梦的热水瓶又失踪了，算起来，那已经是她



买的第五个热水瓶了，所以着实有些恼怒。看热闹的人群本来鸦雀无声，忽然蹦出个成长来，手中还高举着一个红壳的热水瓶，大叫：“在这儿！在这儿！对不起，是我拿错了！”

有人说，韩梦当时绷着脸，一言不发地接过那热水瓶，转身便走了。又有人说，那天韩梦拿着热水瓶都要走了，却又驻足回眸，对成长粲然一笑，还说了句什么……自然，那些说法都是野史，无从考证，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误的，那天晚上，老班长李志雄在食堂寻找自己的热水瓶长达半小时之久，最终还是空手而归。同宿舍的人说，他的热水瓶也是红色的。

那以后，还有一件事，尽管让众多的同学老师目瞪口呆，可也千真万确，那就是，韩梦居然跟那个公认有点“不着调”的成长“好”了，而且一直“好”到毕业，跟着成长去了那座叫“滨”的陌生的城市。

二

成长倒是如愿进了滨城电视台，而韩梦则分到一家只能生产半导体的小工厂，两人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，每天下班后见面，压马路、逛公园、看通宵电影……可没多久，那滨城的大小马路他们基本上都走遍了，电影院里通常不能尽兴，而公园么，自从一次被戴红袖箍的当场拿获后，韩梦就再也不肯去了。所以，两人每天最大的希望就是成长的室友不在，因为成长的室友只有一个，而韩梦宿舍里住着四个人，在那儿约会只能眉来眼去。

每周二下午是电视剧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，通常是主任念报纸，然后大家讨论一番，消化报纸内容。念的时候是难熬的，讨论起来就轻松多了，成长们总能东拉西扯地引申开去，

说些与报纸风马牛不相及的轶闻趣事。

那天，主任正读着一篇社论，同志们或低头或仰脸作专心状听着，成长双手托腮，显得最认真，只是那双直视主任的眼睛有些恍惚……听着听着，趁主任翻篇，他不露声色地用肩碰了碰身边的室友大方：“今儿晚上怎么着？”

大方如成长一样，也控制着自己的音量和口型：“今天归我呀。”

成长：“我知道。你要用多久？”

“不许交头接耳！听的时候不好好听，真让你们讨论又没话说了。”主任抖了一下报纸，继续念起来。

电话响了，一同事接听后递给大方：“找你的。”大方哼啊哈的接完电话，回到座位上，眼睛里闪烁着快乐：“让我去她家吃晚饭呢。”

“谁家？”成长显然没进入情况。

“她家。”大方声音虽小可透着得意。

主任放下报纸：“又说什么呢？谁家？”

成长：“啊，没有，大方说，您刚才那句他没听清。”

主任疑惑地清了清喉咙，提高了嗓门……

大方掏出笔，在手心里写道——我女朋友叫我去她家吃晚饭，八点以前房子归你了。成长看清字迹，立刻心猿意马、坐立不安了。

主任生气地放下报纸：“成长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到政治学习就如坐针毡？”成长直说是尿憋的，在众人哄笑声中，捂着肚子，如愿以偿地跑了出去……

树叶黄了，还红了。黄了红了的树叶将街头巷尾染得暖意融融的，却再也挂不住枝头，即使微风吹过，也纷纷扬扬地往下飘落……秋天里那铺满了落叶的马路，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，从那片树叶间能感觉到一股寒意，也是不忍下脚去踩的。而对于